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

書豪卷第十五

小簡

賀湯左相

紹興二十九年

即日踐長觀復陰剥陽生恭惟佐王以道格天以德  
庇民以仁九重眷之百神衛之夷夏詠歌之鈞候動  
止萬福永霜方凜益乞崇獲苟昇以永無窮之間于  
心拳拳栗以是禱

某竊謂受知者必圖報稱之方効勤者必假竿牘之  
禮在歲辛未相公以北門學士詳定殿幕而某實出  
衡鑒之下越丁丑春樓遲鈴部驟蒙昇取泮水既又

面諭赴上之期受門下恩亦不後於衆人矣顧身賤地遠未嘗有絲髮之報猶當朝夕奏記少效其勤而自遠去黃閣閣十六甲子姓名至典籤者則三數焉豈惟元以効勤且將用怠慢獲罪雖然安敢無說以處此晉人有貽書等輩者慮有謬誤開閉數四辛達空函何者內重故也況以州縣小之吏仰望天子之先宰分守發於外競惧交於內日事等牘果能保其不謬誤乎連意含辭將作復輒輟理亦宜也不然雖甚無知空愛方寸紙而息自投怠慢之誅乎相公曲盡物情必有以約之

某恭聞九月甲午制以相公正位元宰蓋功大者位愈尊卷厚者任益傳者伊尹仲虺同相成湯矣而咸有一德獨美於阿衡周公召公嘗分左右矣而師保萬民不歸之君奭下逮周勃有功漢世為丞相位第一陳平功次於勃為丞相位第二遠攷伊周近觀平勃即其位叙而勲德殊絕眷任隆厚何待匹夫之言為國家之拜其勲德殊絕眷任隆厚何待匹夫之言為國家慶為天下賀可也

某觀傳說復高宗日惟說式免欽承旁招俊人列於庶位美哉言乎真輔相之事業也自唐以來大臣不

能公聰博採而以好惡泊其心知賢矣或以疎我棄之知不肖矣或以與我收之牛李紛紛迭相排振夫豈知秉鈞當軸期為國得人而已何至容心爾耶自相公為故首以人才為念或取之耆舊或拔之徒中蓋有昧平生而不相聞者矣特以公議所在用之不疑耳異時二府總掛一官世必曰某之昵也某所授致也今則異於是曰彼以德進耳彼以揚言事選耳自非融好恩之私而盡旁招之義何以繫此夫相公事業多矣某釋役不言而獨贊用人之之美者蓋以深得傳說之心而可為萬世法故也是敢表而出之

某聞士未達而求知亦難矣商丘開年老弱力衣冠不檢自取欺詭於子華之門向非永河得珠蹈火取錦則何以豫肉食衣帛之次乎毛遂事平原君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平原亦未有所聞也向非按劍厝階則雖未立見徒虛語耳歎夫諒河蹈火行怪而不可訓按劍歷階履險而不足法施於戰國則可治世奚取焉今相公以權衡水鑑運量天下而照知其情偽使賢者殫其知能者竭其力文字法理各以才進固不待屢險行恠而後用也獨某一人之技為甚短九品之位為甚卑望牆仞千里為甚遠日月遊矣求

知之說安在采葑采菲衛詩有之願借是以爲請無德不報周詩有之託此以目誓惟相公念焉

某聞之時未當進而進失之躁時可進而不進失之緩某穎愚晚學叨蒙恩紀司桐子於秦淮之上有奉入餉其口無牒訴裝其懷杜門掃執感戴造化之餘顧常取易讀之竊有見焉晉之初六處卦之始功業未著雖直難照人所未信則必催入而居順寬裕以無咎然後不失之躁焉豫之六三居下体之極玄田豫特一聞耳儻或睢盱不進遲致悔無乃知之緩乎某屬者俟罪於茲雖不得晨掃齊門晝登孫閣熙未嘗飭說以干進者懼夫躁也今旣成資矣去德之日久跪履之心切苟不能竭誠自歸則亦可謂緩矣於是佩弦以自警前牘以乞憐願相公垂情而收捨之毋使其誤注周易也

繳書劄子

某一違釣表一二易歲華雖戴恩之心甚勤而奏記之禮不數蓋深虞於犯分非自怠於歸誠今者踈聽制麻寵褒勲德峻升上相獨冠百僚崇成蒸夏豈無欣躍之情未伸僭煩之罪已積伏望僕射相公擴亟容

之鉅德諒依向之小勤問於政機賜以鈞覽雖大呂  
黃鍾之府憂金匱以非宜然潢汙蘊藻之誠蓋三公  
而或可瀆尊之謹伏地以湏

賀孟宗丞除江東運判

紹興二十九年

謹時之間右幅具陳即日共惟新節載頌恩章甚寵  
神物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敢游以手啟申詞固知煩  
瀆亦卷卷之意也

宰柄不移師瞻愈赫某名慚小醜實點大鈞仰睇龍  
門未有躋攀之路某雖名晚學嘗竊聽人物之評矣  
才學如執事操復政術如執事在漢廷中其出無其  
右者蓋願執鞭而未得也今承馳傳鼎來望見有日  
懽悰所激形於言者萬分耳

某伏審以天子之命移按臨封鄰雖足國夫人扁  
均為勑寄然江表為當今旬服視兩淮畀付加重矣  
其將繇北祗嚴召遣從班乎近比照然衆所共悉謂  
某為屬於斯而求媚者非知言者也

某竊謂足理財在禹疇周官皆為急務其本末源流可致  
而後世乃以商功利析秋毫為能民始告病矣國家分道  
置臺每擇人賢而信之蓋先王裕民之本意役洪羊晏異  
之徒所得幾何宜執事之所垂罵也自儀貞抵臺城

一昔可至然公行勿遲者江東父老之謹也公無遽歸者  
淮人攀轔之志也泮宮小吏不知其方他時隆寒三祝  
輔國昇禦冰霜而已

某修身學文皆出人下二年於此一善無間今遇大召  
子按臨在尔豈得後後隨人其心於自棄之域哉砥行  
立名附青雲而施後世捨執事其誰望某皇恐敢言之

謝李提點薦舉

紹興二十九年

承詞疊具右幅即日共惟使驛所臨人神參衛台候  
動止萬福寒色未解更乞為國保調以對光華之寵  
伏自繢斧換基忽忽累月雖千里相望不得日瞻星  
表然孤根最爾猶在春風中豈以地遙而忘依向惟  
節下念之

竊惟九府圜法國家之利源也復司之初選擇儒術  
心計之兼精在而節下首當之委寄可謂重矣雇德  
望久著於仕塗姓名萬直於延閣重以潛藩之眷寧  
容裴回於外耶逍遙供奉班真旦莫事耳

某穎蒙羈賤無所取材日蒙比數而收之此意厚矣  
古者一飯之惠未之敢忘况辱薦楊寧不惑刻占詞  
道謝特世俗常礼若乃臨事以正潤身以德願特此  
為知已之報節下亦將有取焉

乃者急足言旋正以病餘僅獲附致尺牘是後絕無便順可叙區區至於專介以行又非寒聽所能辨今因洪幹還新安輒以緘啟託至能轉達然亦晚矣大雅豈第盡人之情儻賜通亮幸甚

賀王知院

紹興三十年正月七日

即日恭惟機惺靖深日籌大計人神交衛鈞候動止萬福春淺尚有寒色所冀益獲昇食輔成安彊頌禱之誠於是為切

某觀韓愈之於李絳辭去終旬朔已有兒女子之威致和宣滯之祝丁寧至於再三天愈何取於絳而拳拳如是那蓋古人一蒙知待輒力圖報効勢或未能則念念不忘情見乎辭是乃近厚之一端也先王盛德偉耆方雍容西府為四海所注想豈絳敢望而某受恩深厚不止而愈所蒙顧念一去師年門屢更旬朔具瞻之慄雖子衆均恋慕之私則有不能自己者羈卑庇賤既未獲少酬息紀敢假愛玉休享黃髮之詩三致志焉雖知煩瀆亦拳拳之意也

伏覩辛未制書寵褒舊德越進元樞得位得時眷任彌重邸音初播士論翕然咸謂朝廷有枉石之隆海字有太山之勢豈特准南謀寢晉國監彝而已欽想

正衙入謝之後冠蓋雲集某馳心賀廈而三萬里弱水未可以涉恍同夢牒相東閣不知身滯周南也某竊自謂昔大臣誰無致君澤民之心然勲業名噲多泯沒無聞者蓋由不以人材為意故也朝進一言欲興天下之利暮進一言欲除天下之害利未必興害未必除膠膠擾擾徒多事耳於此有要道焉為一郡一邑得人則郡邑受賜為一路得人則一路受賜推而上之百司庶府亦莫不然比夫紛更法令務為文具者蓋相萬也先生自居從劉已汲汲以引類為意既登二府孜孜益甚今內而臺閣外而牧伯下逮御軍之將乘障之吏皆以稱賅聞彼搢紳諸儒第見先生勲業之盛名譽之美而不知所以致此者蓋有道也古者進賢受其賞先生亦旣獲三牲之位矣揚善宜有後行慶芝蘭茂盛於庭階也某聞伯樂過冀北遇馬輒取之無留良馬飛貪多而務得也蓋伯樂天下之善相馬者使其為駑駘則不必一眄旣一眄而又捨之人其以為棄物而不復顧矣先生之門大夫之冀地也某雖凡才亦嘗辱在品題人皆知之然且置而不問三年於此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肉生鳥啄蒼苔非先生賜以絡惠則何人之厩可効其長

嗚乎伏惟不替前日一丐之寵火加憐焉

賀邢倅 紹興三十年

即日共惟歷吉辭嚴有神隨護台候動止萬福初暑當以調護為先願慎茵屏副卷卷之禱

某稔詞華於楷紳採風謹於江浙雖未知荊州而慕累公子則久矣郊官泮水聞有以瀛州學士來貳藩條者問諸府僚蓋執事也退而喜甚亟占詞為賀且致慮見之誠如此惟高明財幸

承被詔黃來乘泥輶選倫寄重委寄可知異時別京如洛邑睢陽大名皆置副尹以為儲才之地惟今株陵蓋其比也君候新安之政去思猶在復勤此來非惟詳試術畧亦便江東父老知朝廷既以賢牧臨之又以英才貳之用示眷顧不言忘之意尚幾遙征式從民望

自闕下抵此數百里而近聞故泛鷁比來想遂理柁矣夏潦漲渠乘風揚帆決無濡滯吏民拙謗指計日以爭快睹弟恐禁闈需賢中道奉趣歸之詔耳

某空疎庸懦未辦根銀荷造物憐其困窮使族罪於于茲行三月矣今將仰依蔭樾苟避廩曠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區區情悃尚容面稟

賀都總領

謹時申問右幅具之即日共惟濡轡戴塗百神隨護  
台候動止萬福瞻侍非遠敢重以宝調為請不宣  
某一介么麼願在下風之日久矣茲聞馳傳鼎來大  
將小校皆帕首鞬袴鞬弓挿矢以俟迓勞某亦將躬  
率諸生帶櫛具劔儼然造焉旣欵拜北平於馬前且  
幸萬日咸禮也

某伏承以尚書即授使者節置臺於江淮衝要之地  
費書一出輿綸翕然今雖大沼掛壁不足以展木牛  
流馬驪駕車之妙然萬竈仰哺尚資心計停闇佇危  
田金城積粟振武漸省度支之費非特士飽馬騰而  
已已

國家於江漸浙蜀漢之區分命名臣典令糧餉其任  
重矣比者復詔蒞我二年即優加遙繇擢是結軌歸  
報者登禁路如歷階然況明公踐揚既久声望隱隱豹  
尾之中鳳池之上自可徑躋而躡至以又不必以歲  
月計

春陽駘蕩周道倭遲不審前驅今次何地徑從北固  
三組垂要鄉間父老願觀車騎過家上冢之盛或小  
作淹留耳更冀遄征副軍民之引領也

某操疎鴛緩充負泮水操行不足悅衆學術不足帥人賴諸大夫憐其無能而存之再書下下考矣明公戾止尊賢而客衆雖不敢望解搃庶幾字蔭有所依也幸甚幸甚

前柳州徐郎中 璉 淳熙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郎中 台座 秋氣清肅共惟燕處雍容召用有日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調通寢味益介新祉來服寵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啓乃者數造仙里差池瞻都覩區區仰德實勞寸心日佇來朝冀欵教益臨筆不勝拳拳某頓首再拜父啟載惟某官以才猷望實濟先世之美分符名郡政蒞謁然自此入儀華賈蓋必然之理區區賀悃容面以致

某皇恐再拜某衰病不才寓直鼈禁已為踰分恩加真拜豈所宜然方圖叙謝先辱雙緘之况禮意謙勤何以當克忽忽治報大愧率略加亮幸甚

洋州王通判

某頓首啓拜通判朝儀年兄執事杪秋霜冷共惟協贊名邦神明所相台候萬福更幾順序珍嗇別俟召擢不宣

某頓首拜比幸承教旣別不勝瞻仰今春辱去冬所惠書貳以長牋詞采高妙三復歎服來便留此甚矣拜答緩稽且執事率冗不能祗儀以報愧作無已尚惟高明有以加亮幸甚

某悚息再拜年兄文學政事加人數等萬言投廩仰當聖心尚淹別乘未究閨蘊意者坡國園亭竒作正湏大手継之併為洋川盛事耶不然入儀要路乃必至之理何遲遲也

某悚息再拜某衰病非才塵點班序為日滋久罪戾增疾積不緣罪去則當引分歸耕矣別紙之諭謹悉西樞主盟獨士應誦周南之滯如某吹送無力空負愧耳

番仲至尚書

淳熙八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知府安撫頭學尚書台坐季春暄

淑共惟榮戰肇臨神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順乘月律珍耶昇衣以俟家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坐遠台無歲華八易慕仰風味未

嘗少忘日溪來歸渡遂晤語未間更劇馳遡

某皇恐再拜又啓共承先膺簡擢就畀帥權增重潛潘大學輿論尚書德望揚歷為時名臣忠信茲恩如

古循吏頴川入相行見於今非為滔也

某皇恐再拜又啓某昨僅能一紙酬來况方伺開藩  
別修牋敢因循不斂文蒙以緘牘先之既慙且感言  
莫能喻尚乞矜恕

史直翁丞相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覆致政大保公相鑿伸詒恪具公式  
霜寒甚力共惟心逆日休神天似助鈞候動止萬福  
謹以副啓仰瀆記府伏乞省察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覆久違道德之誼心旌樞搖曾不少  
休復見四明士大夫備聞居閑成趣視優益康著書  
論文把盞行樂雖精練少年有所不逮未嘗不以繫  
官於朝阻待杖復為限也茲承赴闕在即將復為賜  
第容此為欣幸豈有窮已百懷敬書面稟

某頓首再拜又覆共審杭章待謝備極優賢之禮蓋  
三公就第久無其人年至未衰古亦鮮儻天生  
聖主必就平之業則太公亮武王潞公佐無祐當  
有所屬此某所以旣賀明公今日名遂身退而猶冀  
功崇業廣於異時也

某頓首再拜又覆某近者雖酬鈞翰當隨具公啓為  
門下慶伏蒙謙德異甚首枉公亟內循不斂寢愧無

所然周公不之魯實區區所期望者與其諄諄簡禮  
間孰若面致其喜之為勤也以是又復缺然未即具  
報今果聞奎晝誕頌趣分公如謝矣此非臆度蓋合  
輿言不然豈不知逋慢傲忽自敵以不非敢施其敢  
用於事貴事長乎

靜江詹帥 休仁 淳熙十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某官年兄台坐方寒色方凝共惟  
坐鎮南交神明欽相台候動止萬福更冀加異意保  
攝益緩純嘏以俟來歸之命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間闊不勝瞻仰尺書雖足伸詞顧  
豈若承顏接詞之為快也雪片梅花今其時矣鈴齋  
燕假賓朋參集其樂豈有涯哉臨風不勝馳詠  
某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清剛洗即大開幕府前日澄  
清休嘗猶在士民之耳自今又以待橐貴臣總十連  
遠部何其幸耶監法流通遄歸可待上意必不先  
一道後天下聊預言之

某頓首再拜又啓持橐雙緘盛禮雖佩謙卷加愧悚  
何占賀率畧惟台慈有以亮之為幸

洪景盧舍人 淳熙十二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知府制待舍人台坐天氣清和共  
惟正令已孚坐歛多暇台候動止萬福更冀若時珍  
衛廷舍新祉以對嚴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半隔年多慕仰德意非如他人之  
泛泛也自承開藩股肱那昔艱頻至其尉幸已不勝  
言若遂聞入覲朝夕晤語其喜又當如何那

某頓首再拜又啟共審次對西清榮拜綸禽諒深惟  
愚觀聖上所以倚注與夫搢紳所以期待不相不  
止曾是晉選因未敢多賀也

某皇恐再拜伏蒙陞況雙緘禮意腆縟三復豈勝欣  
感惟是占復率常簡畧迹涉於傲亦惟高明燭物諒  
其應酬鮮暇因將以不恐耳

某皇恐借易上問台閣眷集欽想長幼均康有委切  
幸垂戒

程泰之尚書

淳熙十三年

某頓首再拜上啟某官年兄台坐深秋氣肅共惟惠露  
霑濡政平訟理台候動止集福更易珍嚮寢鍊玉延

天祉垂副忱禱不宣

某悚息再拜又啟迩者雖以一再見為幸而所啟言  
者殊未究也別後更切企仰傾耳賜環冀得欵集正

恐公入我出如相避也

某悚息吾拜又啟共審消辰洗印敷上德於千里  
諒惟懽恩載惟碩德宿里屢考民功大用猶稽措紳  
日切延拔安有天心乃眷輿論攸屬而容之外者乎  
趣舍人裝可也

某悚息再拜又啟前忽忽僅一再往手書公函厚禮  
遂緩修致安敢文過恃沈度以不恐耳孫正之鄭人  
也為邑值水災課不致殿否葉箋以敏健與之有契  
增與贛兄同僚二人者皆求書於干騎未至之前冀  
幸公竟今輒反之皇恐皇恐

某皇恐拜問隨軒眷禁緬想上下均祉判院想已到  
任知永掌一見也有委願愿聞之

蔣婺州 繼周 淳熙十四年

某頓首再拜上啓某官秋暑未艾共惟閩藩有淑神  
人欣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此以謝先辱敢幸省察  
不宣

某頓首再拜又啟屬者一再復狀幸徹崇覽翹首鈴  
閣會晤無階伏紙遡風馳系良極所冀珍調寢鍊大  
用可供而俟也

某頓首再拜又啓茲承消剛洗印條教一新諒深懽

慶載惟忠嘉鞭撻簡在宸辰固當間於兩社試望之  
於馮翊意則可知來歸何得暮月不勝延企

某頓首再拜又啟伏蒙謙偽隆况公牘眷愛勤厚三  
復感悚治境後來得雨否此間尤旱異常憂愧黑心  
具報不能如儀高明垂亮為幸

某僭易拜問大夫人敏想壽祉增崇稍涼當遂迎侍  
眷集翕受龐禧有委愿聞之

王謙仲江陵帥紹熙四年

某皇恐頓首拜啟某官劄坐上冬晴寒共惟填臨有  
淑憂顧頓寬神明掖扶鈞候動止萬福更冀珍調鼎  
食即登宰路丕究經綸之業不宣

某皇恐頓首啟違拜父鈞範仰德增勤雖間奉往來  
之間而旌麾在望晤語邈然此心拳拳何翹繫馬而止耶  
某皇恐頓首拜啟共審美即謀帥綏靖南紀無有當  
上意者獨惟宗工鉅儒文武知畧前無古人絕後倫  
輩是膺椎轂大尉僉言撰良開府諒深懽慶然先一  
路後天下輕重之間猶珍宸慮趣召在迩茲未敢多  
賀云

某皇恐頓首拜啓某密依鈞范自合伺候視篆亟興  
四鄰共致慶問而病倅經時瘦乏殊甚耳追替欲去

遂成簡怠特象遣騎委況盛禮在謙德固為有光內  
循不敏何以逃相鼠之刺尚惟鈞慈有以矜亮幸甚

朱元晦潭帥

紹熙五年

某頓首再拜啟某官台坐候問已具公式秋暑正絆共  
惟綏靖軍民神天所相台候動止康裕更蘄順令珍  
審倚需嚴召不宣

某頓首再拜啟父遙台範詠德為勞雖音驛時通顧  
豈若欵建名理之為快高山仰止倍極拳拳

某頓首再拜啟茲審撰良洗印寬上顧憂非獨一  
道吏士敬服威惠而蠻徭種落莫不安巢冗而奉教  
令得人之效如此且公宜卿豈應父勞於外臣為暖  
席計可也

某皇恐再拜某猥以妄庸鎖年典郡積為謬戾念之  
赧顏令得大賢檜覆瑕疵振起弊壞公私兩利豈獨  
一夫屬卧病未能敬修緘啟乃勤盛禮先之滋以愧  
感故叙悃幅更慙拙訥惟台慈恕亮為幸

書橐卷第十五

周益文公集書翰卷第五

一百五十一號



